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一　　宋　王安石　撰

雜著

王氏其先出太原今為撫州臨川人不知始所以徙其後有隱君子某生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

生衛尉寺丞其公考也公諱其始字拊之年十七以文干張公詠張公竒之改字公舜良祥符八年得進士第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既數月皆畏翕然令賴以治甞疾病闔縣為禱祠縣人不時入税州咎縣公曰孔目吏尚不時入税貧民何獨為邪即與校至府門取孔目吏以歸杖二十與之期三日盡期民之税亦無不入自將巳下皆側目為判官臨江軍守不法公遇事輒据爭之以故事一政吏為文書謾其上至公輒閣軍

有蕭灘號難度以腐船度輒返吏呼公為判官灘云豪吏大姓至相與出錢求轉運使下吏出公領新淦縣縣大治今三十年吏民稱説如公在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大治移知新繁縣改殿中丞到縣條宿姦數人上府流惡處自餘一以恩信治之嘗歷歲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夷越無男女之别前守類以為俗然即其得可已皆弗究公曰同是人也不可瀆其倫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邪凡有萌蘖一切

擿矜窮治之時未幾男女之行于市者不敢一塗胡先生瑗為政範亦掇公此事部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民言虎自斃者五令斷虎頭輿致州為頌以獻公麾輿者出以頌還令其不喜恠不以其道說之不說也如此蜀効忠士屯者五百人代不到謀叛謡小州即有變無所可枝梧佐吏始殊恐公不為動獨捕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護出之界上劾佐吏固爭請付獄既而聞其徒謀若以首赴獄當夜劫之以叛衆乃愈服公完營驛倉庫

建坊道隨所施設有條理長老言自嶺海服朝廷爲吾置州守未有賢公者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閱兩將一以府倚公辦寶元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棄諸孤官下享年四十六公於忠義孝友非勉也宦游常奉親行獨西川以遠又法不聽在新繁未嘗劇飲酒歲時思慕哭殊悲其自奉如甚嗇者異時悉所有又貸於人治酒食須以娛其親無秋毫愛也人乃或以爲奢居未嘗怒笞子弟每置酒從容爲陳孝悌仁義之本古

今存亡治亂之所以然甚適其自任以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卒之官不充其材以夭嗚呼其命也毋謝氏以公故封永安縣君娶某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女一人適張氏處兩人將以某月日葬某處子某等謹撰次公事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取信於後世

先大夫集序

君子於學其志未始不欲張而行之以致君下膏澤於無窮唯其志之大故或不位於朝不位於朝而埶不足

以自効則思慕古之人而作為文辭亦不失其所志也二帝三王羣聖人之時賢俊並用雖窮處巖穴亦扳而在高位其志莫不得施而文之傳于後者少矣後之時非古之時也人之不得志者常多而以文自傳者紛如也先大夫少而博學及強年有仕進之望其志欲有以為而遽沒其於文所不暇也一日諸子閲槀中乃得舊歌詩百餘篇雖此不足盡識其志然諷詠情性其亦有以助于道者不忍棄去也輒序次之嗚呼公之詩君子

視之當自知矣不敢賛也

題王逢原講孟子後

逢原在常江隂時學者有問以孟子而逢原為之論説是以如是其詳也未幾而逢原卒故其書纔終於一篇而考之時不同葢其志猶未就也雖然觀其説亦足以槩見之矣若逢原所謂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其卒時年二十八嗚呼惜哉逢原卒於嘉祐巳亥六月後七年講義方行

許氏世譜

伯夷神農之後也佐堯舜有大功賜姓曰姜其後見經者四國曰申詩所謂申伯者是也曰呂書所謂呂侯者是也曰齊曰許春秋内書齊侯許男是也周衰許男嘗從大侯侵伐會盟竟於春秋及後世復國而子孫以其封姓然世傳有許由者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逃之箕山箕山上蓋有許由冢焉其事不見於經學者疑之或曰由亡求於世者耳雖與之天下蓋不受也故好事者

以云而由與伯夷其生後先所祖同不同莫能知也漢興許氏侯者六人柏至侯盎宋子侯瘛嚴侯猜此三侯者其始以將封而史不書其州里平恩侯廣漢博望侯舜樂成侯延壽此三侯者同產昆弟也以外戚起於宣元之世昌邑人也盎孫昌嘗為丞相延壽及廣漢弟子嘉嘗為大司馬至王莽敗許氏始皆失其封云後漢會稽有許荆者循吏也許慎者以經術顯許峻者為易林傳於世許楊者治鴻隙陂有德於汝南汝南之民報祭

馬許靖者避地交州後入蜀先主以爲太傅與從弟劭俱善論人物劭兄虔亦知名世稱平輿淵有二龍焉慎峻楊靖嘗汝南人也許褚者家於譙以忠力事魏封侯牟鄉許慈者家南陽入蜀父子爲博士司馬晉時有許攻者東陽人也德行高察孝廉不起老於家其子曰生亦有至性焉初許氏爵邑於周子孫播散四方有紀者猶不乏焉至昌邑始大者間興於汝南其後祖高陽者爲最盛然高陽之族不見其所始有據者仕魏歷校尉

郡守生允為鎮北將軍允三子皆仕司馬晉竒司隸校尉猛幽州刺史竒子遐侍中猛子式平原太守自允至式皆知名允後五世詢司馬晉嘗名官之不起詢孫珪為旌陽太守於齊珪生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勇慧生懋篤學以孝聞卒於梁為中庶子懋生亨為陳衛尉卿嘗領史官次齊梁時事有子善心為之卒業是時有許紹者善心族父也通守夷陵治有恩流户自歸數十萬卒有勞於唐爵安陸郡公圉師欽寂欽明其後也

圍師紹少子寛博有器幹别自封平恩勇與敬宗俱龍
朔中宰相欽寂謂紹曾大父也萬歳中帥師當契丹爲
所敗執以如安東使説守者降至安東曰賊今且破滅
公勉守無忘忠也契丹即殺之是歳弟欽明亦遇殺欽
明爲涼州都督案行卒與突厥遇亦執使降至靈州顧
爲虜言告守者所以破賊兄弟將兵一旦同以身狥邊
鄙賢者榮之敬宗者善心子也始以公開郡於高陽與
其孫令伯以文稱當世天寳之亂敬宗有孫曰逵與張

廵以睢陽抗賊自以不及廵推廵爲將而親爲之下久之食已盡煑茶紙以食猶堅守賊所以不得南向以睢陽奬其鋒也卒與俱死者皆天下豪傑義士云唐亡遠孫儒不義朱梁自雍州入于江南終身不出焉儒生稠沈毅有信仕江南李氏參德化王軍事稠生規好道家言不以事自恩嘗羇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之曰我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屬君因指槖中黄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黄金

置死者家家大驚愧之因請獻金如兒言以爲許君壽規不顧竟去於是聞者滋以規爲長者卒葬池州後以子故贈大理評事生遂遂迥三子遂善事毋里毋勵其子輒曰汝獨不慚許伯通乎祥符中天子有事於泰山加恩羣臣逖當遷讓其兄遂天子以遂試將作監主簿遂子俞字尭言名能文章大臣屢薦之有與不合者官以故不遂嘗知興國軍大治縣縣人至今稱之俞兩子均埍爲進士逖字景山嘗上書江南李氏李氏嘆奇

之以為崇文館校書郎歲終拜監察御史後復上書太宗論邉事宰相趙普竒其意以為與已合知興元府起鄭侯廢堰以利民治澧荆揚三州為盜者逃而去其事兄如事父使妻事其長姒如事母故人無後為嫁其女如已子有子五人恂黄州録事參軍恢尚書虞部員外郎怡今為太子中舍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元今為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平泰州海陵主簿五人者咸孝友如其先人故士大夫論孝友者歸許氏元

以國子博士發運判官七年遂爲其使待制天章閣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材其勞烈方在史氏記余故不論而著其家行云迥字光遠其事毋如伯通之孝事其兄如景山之爲弟也慷慨有大志少嘗仕李氏後不復仕與其兄俱奨額村有子會爲進士方壯時亦慨然好議天下事今爲太廟齋郎臨川王某曰余譜許氏自據以下其緒傳始顯焉然自許男見於周其後數封而有紀之子孫多焉攷是論之夫伯夷之所以佐其君治民余

讀書未嘗不喟然嘆思之也傳曰盛德者必百世祀若伯夷者葢庶幾焉彼其後世忠孝之良亦使之遭時沐浴舜禹之間以盡其材而與夫夔臯羆虎之徒俱出而馳焉其孰能概之耶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為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為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

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予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為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為衆

人而已邪

同學一首别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子在

淮南爲正之道子固子固不予疑也還江南爲予固道正之予固亦以爲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懐友一首遺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盖亦常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官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書瑞新道人壁

始瑞新道人治其衆於天童之景德予知鄞縣愛其材能數與之遊後新主此山之四年予自淮南來視𦵏州之積水卒事訪焉則新既死於某月某日矣人知與不知莫不愴焉而予與之又久以深宜其悲也夫新之材信竒矣然自放於世外而人悼惜之如此彼公卿大夫操治民之勢而能以利澤加焉則其生也榮其死也哀不亦宜乎皇祐五年六月十五日臨川王某介甫題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

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強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别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讀江南録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録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

實錄其於春秋之義（春秋臣子為君親諱禮也）箕子之說（周武王克商問箕子商所以亡箕子不忍言商惡以存亡國宜告之）徐氏錄為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為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為

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録言佑死頗似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它所誅者皆以辠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隨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辠是乃徐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

吾以情得之大凡毁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
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
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
誅鉉又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踐亡國之
禍皆鉉之由也鉉懼此過而又耻其善不及於佑故匿
其忠而汙以它辠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它所誅
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鉉不唯厚誣忠臣其欺
吾君不亦甚乎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予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嘆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為不忍於小人可也為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

以為觸牢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為也夫文公之好惡葢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為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為之不甘葢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為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為賢歟

書刺客傳後

曹沬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孔子世家議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

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驁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没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

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

冥冥也於是為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説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足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題張忠定書

忠定公沒久矣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如公者少歟先公年十七以文見公實見稱賞遂易字舜良時在昇州也竊觀遺蹟不勝感惻之至

題燕華仙傳

燕華仙事異矣黄君所為傳亦辯麗可憙十方世界皆智所幻推智無方幻亦無窮必有合焉乃與為類則王夫人之遇豈偶然哉

書金剛經義贈吳珪

惟佛世尊具正等覺於十方刹見無邉身於一尋身說無量義然旁行之所載累譯之所通理窮於不可得性盡於無所住金剛般若波羅蜜為最上乘者如斯而已矣

與妙應大師說

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而知子之禍福翰林王承旨疑其古之無有緣曰昔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良臣

必死良臣之死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而知子又何足

怪哉熈寧庚戌十二月十九日某書

題旁詩仲子正字

旁近有詩云杜家園上好花時尚有梅花三兩枝日莫

欲歸巖下宿爲貪香雪故來遲俞秀老一見稱賞不已

云絶似唐人旁喜作詩如此詩甚工也

臨川文集卷七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臨川文集卷七十二　　宋　王安石　撰

書

答劉讀秀才書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為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畧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兎罝之人遂

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名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名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

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於大葢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閔亂

為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
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
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
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為亂成王幼冲周公作鴟鴞
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
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
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
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穠

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為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粲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為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

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
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
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
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卬盛于豆於豆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為天子得祀郊則盛於豆
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為后稷得郊也其卒
曰胡臭亶時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
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得郊祀之時爾葢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為有異乎此也吾之所受者為此則彼者吾之所弃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葢孔子之所弃也孔子曰管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

詩以不明為明又以不明為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顔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

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顔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為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顔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顔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顔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

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
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為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
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
為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為主故君子在
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為
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辠行也以微辠行也者依
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
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

葢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已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

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

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葢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葢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

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尚非易之藴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其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

思之未嘗不媿也以其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益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其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於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為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為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

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内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其以謂深父於為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其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為雄幾可以无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為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為與

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顔回同道深父之於為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尚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荅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

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名公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名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逺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逺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為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為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

行則聖人之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葢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荅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荅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逺深甫家事會當

有暇時豈宜爱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嘗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為悦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為悦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為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

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為悦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為悦者則以不容為戚安吾社稷為悦則以不安為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為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悦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為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悦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

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已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

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已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恱於吾心哉正已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恱於吾心哉正已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其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恱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為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

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其以謂期於正已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為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為哉正已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已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已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已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揚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揚子所謂

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辠無辠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為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為未也願以教我

二

其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誚譏此其所以為不肖而得辠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遂不棄絶手書勤勤尚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尚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辠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辠不知者以謂好伺

人之小過以為明知者又以為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為言某乃異於此以為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絀一官而豈足以為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為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既亦知

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為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為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為言然後怵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為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

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為以冀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為如此而可以無辠固夫善即足下尚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為辠雖吾往者已不及尚可以為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汩汩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奥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為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

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逺懐

與王深父書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逺過失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為勤幸甚幸甚

其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曰就
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
池則其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
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其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
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
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
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
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嘆如逢原者

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
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為慰見問進退去
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
所不能盡第深考徵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
時合變葢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臨川文集卷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臨川文集卷七十三至七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李大綬

謄録監生臣姚邁德

臨川文集卷七十三　　宋　王安石　撰

書

荅徐絳書

荅李資深書

荅韶州張殿丞書

荅司馬諫議書

荅曾公立書

答曾子固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樸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葢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

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尚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其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為之不已其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為之不已佗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葢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

君子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弃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

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

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

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輙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

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
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
朽於無窮耳伏惟閤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
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
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
史官豈有恨哉

荅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為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

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脩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為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為生事為天下理財不為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

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為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為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故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

區向往之至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如曲防遏糴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

不可遏終以為不納而納者不可却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為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為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

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為如何

答吕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説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

進爲於聖世而其苶然衰疢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
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名在朝夕惟艮食
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艮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
即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
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隳舊城審處地
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務爲蕃巡

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拓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内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拓隨宜犒勞使悉懷

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為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𣪍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為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剌手承占本名官土人負節級更與轉資即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遥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條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為時自愛不宣

三

其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為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為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為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氊也誠能使屬羌為我用則非特無内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

為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為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為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既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為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為幸留意念恤

邉事難遥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為
國自愛不宣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内附熈河無復可虞
矣唯當省宂費理財穀為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
積著虚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揺沮公當展
意思有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
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逺不勝惓惓

唯為國自愛幸甚不宣

與趙尚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怨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為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

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益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回蘓子瞻簡

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與陳和叔内翰簡

某啓今日承以券致饋喻今來取與和叔交游三十年

豈敢復相求於末度然人道所以相交際亦宜粗有禮
非苟以豢養為利而已是以不敢拜貺竊恐此非公指
然久客於此每以煩費公帑為慙自是臺無餽不亦善
乎餘留面叙不宣

答許朝議書

某啓連得誨示豈勝感慰歲暮沍寒想比日安佳頃在
朝廷觀公議法每求所以生之想今為州亦用此意公
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當以此也咫尺思一相見情何有

已唯冀良食自愛永綏福履不宣

答蔡天啟

某啟近附書想達比日安否如何何時南來日以企佇得書説同生基以色立識如是也所謂猶如野馬熠熠清擾者日光入隙所見是也衆生以識精氷合此而成身衆生為想所陰不依日光則不能見想陰既盡心光發宣則不假日光了了見此此即所謂見同生基也未即會晤為道自愛數以書見及尊教授想比日安佳未及為書

其啓越宿伏惟台候萬福某久尸宰事每念無以塞責而比者憂患之餘衰疹浸加自惟身事慢不省察持此謀國其能無所曠廢以稱主上任用之意乎況自春以來求解職事至於四五今則疾病日甚必無復任事之理仰恃契眷謂宜少敦僚友之義曲為開陳使得早遂所欲而不宜廸上見留以重某逋慢之罪也區區之懷言不能盡惟望深賜矜憐而已不宣

與參政王禹玉書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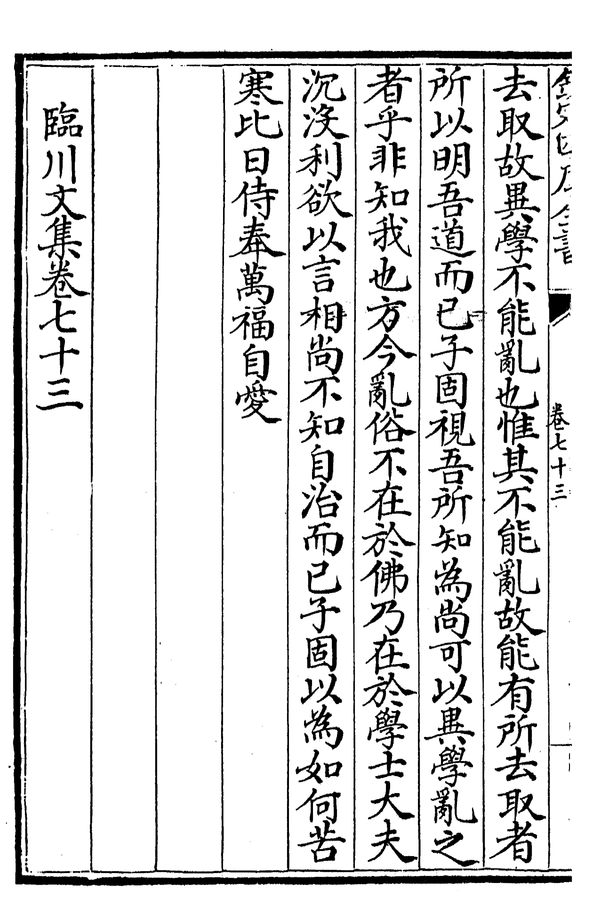
其啓繼蒙賜臨傳喻聖訓徬徨踧踖無所容措某羈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毁付以宰事茍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恱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歴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葢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臯戾未積得優游

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慮特賜敷陳其旣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答曾子固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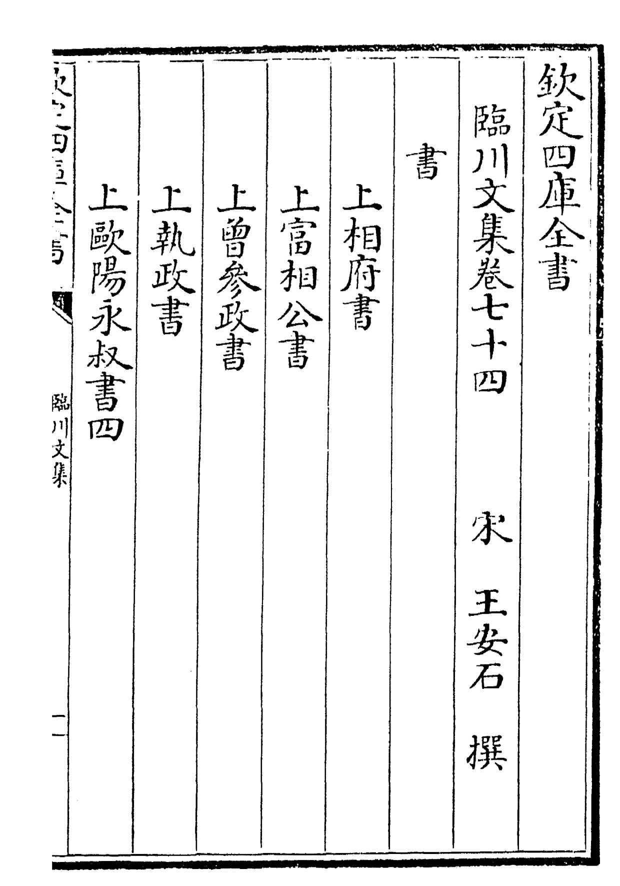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某所謂經者佛經也而

敎之以佛經之亂俗其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其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揚雄雖為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



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臨川文集卷七十三



臨川文集卷七十四　　宋　王安石　撰

書

上相府書

上富相公書

上曾參政書

上執政書

上歐陽永叔書四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耻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况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閤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

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有可言則亦閤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數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禄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茍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閤下願殯先人之丘冢

自託於莞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聾聵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為子孫之誼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上富相公書

某不肖當朝廷選用才能修立法度之時不以罪廢而

蒙罷使此其幸固已多矣某竊自度守一州尚不足以勝任任有大於一州者固知其不勝也自被使江東夙夜震恐思得脫去非獨為私計凡以此也三司判官尤朝廷所選擇出則被使漕運而金穀之事某生平所不習此所以蒙恩反側而不敢冐也惟不肖常得出入門下蒙眷遇為不淺矣平居不敢具書以勤左右之觀省幸縁恩惠所及敢布其私心誠望閤下哀其忠誠載賜一州處幽閑之區寂寞之濵其治民非敢謂能也庶幾

地閒事少夙夜悉心力易以塞責而免於官謗也若夫私養之勢不便於京師固嘗屢以聞朝廷而孰於左右者之聽矣今兹蒙恩厚賜禄多豈宜復言私計不便乎雖然所辭者才力所不能而所願猶未安理分也亦冀

閣下哀之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

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

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

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材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産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禄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禄而居則無常産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

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墻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疎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忮而自私不恕已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

子而樂出乎閤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閤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上執政書

竊以方今仁聖在上四海九州冠帶之屬望其施為以福天下者皆聚於朝廷而某得以此時備使畿内交遊親戚知能才識之士莫不為某願此亦區區者思自竭之時也事顧有不然者某無適時才用其始仕也苟以

得祿養親爲事耳日月推徙遂非其據今親闇老矣日夜惟諸子壯大未能以有室家而某之兄嫂尚皆客殯而不葬也其心有不樂於此及今愈思自置江湖之上以便昆弟親戚往還之勢而成婚姻葬送之謀故某在廷二年所求郡以十數非獨爲食貧而口衆也亦其所懷如此非獨以此也某又不幸今玆天被之疾好學而苦眩稍加以憂思則往往昏瞶不知所爲以京師千里之縣吏兵之衆民物之稠所當悉心力耳目以稱上之

恩施者蓋不可勝數以某之不肖雖平居無他尚懼不給又況所以亂其心如此而又為疾病所侵乎歸印有司自請於天子以待放絀而歸田里此人臣之明義而某之所當守也顧親老矣而無所養勢不能為也偷假歲月饕禄賜以徼一日之幸而不忖事之可否又義之所不敢為竊自恕而求其猶可以冒者自非哀憐東南寛閑之區幽僻之濵與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以庚禄賜之入則進無所逃其辠退無所託其

身不惟親之欲有之而已葢聞古者致治之世自瞽矇昏聵侏儒籧篨戚施之人上所以使之皆各得盡其才鳥獸魚鼈昆蟲草木所以養之皆各得盡其性而不失也於是裳裳者華魚藻之詩作於時而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古之君子於士之宜左者左之宜右者右之各因其才而有之是以人人得似其先人又曰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魚者潛逃深渺之物皆得其所安

而樂王是以能那其居也方今寛裕廣大有古之道大臣之在内有不便於京而求出小臣之在外有不便於身而求歸朝廷未嘗不可而士亦未有以此非之者也至於所以賜某者亦可謂周矣為其貧也使之有屋廬而多禄廪為其求在外而欲其内也置之京師而如其在外之求顧某之私不得盡聞於上是以所懷齟齬而有不得也令敢盡以聞於朝廷而又私布於執事矣伏惟執事察其身之疾而從之盡其才憐其親之欲而養

之盡其性以完朝廷寬裕廣大之政而無使裳裳者華
魚藻之詩作於時則非獨於某爲幸甚

上歐陽永叔書

今日造門幸得接餘論以坐有客不得畢所欲言某所
以不願試職者向時則有婚嫁葬送之故勢不能久處
京師所圖甫畢而二兄一嫂相繼喪亡於今窘迫之勢
比之向時爲甚若萬一幸被館閣之選則於法當留一
年藉令朝廷憐閔不及一年即與之外任則人之多言

亦甚可畏若朝廷必復召試某以必以私急固辭竊度寬政必蒙矜允然名旨既下比及辭而得請則所求外補又當遷延矣親老口衆寄食於官舟而不得躬養於今已數月矣早得所欲以紓家之急此亦仁人宜有以相之也翰林雖嘗被旨與某試然某之到京師非諸公所當知以今之體須某自言或有司以報乃當施行前命耳萬一理當施行遽為罷之於公義亦似未有害某私計為得竊計明公當不惜此區區之意不可以盡唯

仁明憐察而聽從之

二

某以不肖顧趨走於先生長者之門久矣初以疵賤不能自通閤下親屈勢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樂與之為善顧某不肖私門多故又奔走職事不得繼請左右及此蒙恩出守一州愈當遠去門牆不聞議論之餘私心眷眷何可以處道途邅迴數月始至敝邑以事之紛擾未得具啟以敘區區鄉往之意過蒙獎引追賜

詩書言高古遠足以為學者師法惟褒被過分非先進大人所宜施於後進之不肖豈所謂誘之欲其至於是乎雖然懼終不能以上副也輒勉强所乏以酬盛德之貺非敢言詩也惟赦其僭越幸甚

三

某以五月去左右六月至楚州即七舍弟病留四十日至揚州又與四舍弟俱失郡牧所生一子七月四日視郡事承守將數易之後加之水旱吏事亦尚紛冗故修

啟不啻伏惟幸察閤下以道德為天下所望方今之勢雖未得遠引以從雅懷之所尚惟攄所藴以救時敝則出處之間無適不宜此自明哲所及者承餘論及之因試薦其區區某到郡侍親幸且順適但以不才而臨令日之民宜得辠於君子固有日矣

四

某以疵賤之身闒門願見非一日積幸以職事二年京師以求議論之補蒙恩不弃知遇特深違離未久感戀

殊甚然以私門多故未嘗得進一書以謝左右伏蒙恩憐再賜手書推奬存撫甚非後進所當得於先生大人之門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秋冷伏惟動止萬福惟為時自重以副四方瞻望之意

與劉原父書

辱手教勤勤尤感愧伏承動止萬福又良慰也河役之罷以轉運賦功本狹與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墮馬賈生悲哀泔魚傷人曾子涕泣今勞人

費財於前而利不遂於後此某所以愧恨無窮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時人力之可否此某所不能則論某者之紛紛豈敢怨哉閤下乃以初不能無意為有憾此非某之所敢聞也方今萬事所以難合而易壞常以諸賢無意耳如鄙宗夷甫輩稍稍鶩於世矣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跂扈耳閤下論為世師此雖戲言願勿廣也前月被使江東朝夕當走左右自餘須面請

答吴孝宗書 孝宗字子經

比得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為之柰何某亦以姻事見迫又田入不足故私計亦未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辭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辭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已來儒者唯揚雄為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

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為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為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斜鑿以矯矢背柄以矯舟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已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矢之意為不類又子經以為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某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謂如何兩家各多難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未爾

自愛

答吴孝宗論先志書

某辱書又示以先志而怪某尚有欲為吾弟道者責以一言盡之吾弟所為書博矣所欲為吾弟道者非可以一言盡然吾弟自以為才不及子貢而所言皆子貢所欲聞於夫子而不得者也則某有欲為吾弟道者可勿怪也積憂久病廢學疲懶書不能逮意知已就試國學隆暑自愛他俟試罷見過面盡不宣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為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為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為之耳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為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為天子富有天

下茍不能行道適足以為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茍粗知為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為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為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

子惟順愛自重

與崔伯易書

伯易足下得書於京師所以開我者不敢忘而人事紛紛不得修報以為到高郵即奉見得道所欲言者去軍城止三十里而遇親舟遂挽以北念還軍中則重煩親友然遂不得一見足下而西殊悒悒也逢原遽如此痛念之無窮特為之作銘因吳特起去奉呈此於平生為銘最為無媿惜也如此人而年止如此以某之不肖固

不敢自謂足以知之然見逢原所學所為日進而比在高郵見之遂若不可企及竊以謂可畏憚而有望其助我者莫踰此君雖足下之言亦以謂如此今則已矣可痛可痛然此特可為足下道爾人之愛逢原者多矣亦豈如吾兩人者知之之盡乎可痛可痛苹老必朝夕見之於京師不別致書為致意

與郭祥正太博書

某叩頭得手筆存問區區哀感所不可言示及詩篇壯

麗俊偉乃能至此良以嘆駭也輒留巾匭永以為玩山邑少事不足以煩剸治想多暇日足以吟詠無緣一至左右惟自愛重以副鄉往之私幸甚

二

某叩頭皐逆餘生奄經時序咫尺無由自訴伏承存錄貺以詩書不勝區區哀感詩已傳聞兩篇餘皆所未見豪邁精絶固出於天才此非力學者所能逮也雖在哀疚把翫不能自休謹輒藏之巾匭永以為好也知導引

事稍熟希為人慎疾自愛幸甚

三

某叩頭承示新句但知嘆愧子固之言未知所謂豈以謂足下天才卓越更當約以古詩之法乎哀荒未能劇論當俟異時爾聞有殤子之舋想能以理自釋情累也某皁逆荼毒奄忽時序諸非面訴無以盡

與吳特起書

某啟適見鍾檢正世美言上舍吳師禮浙人也有文學

節行欲爲逢原壻彼極多人欲壻之而慕逢原節義故欲娶其女鍾爲人不妄吴亦有名故欲作書奉報乃得來書更請審擇特起肯遠相過甚慰思渴老年待盡若復得一相見豈非幸願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平生未嘗畏暑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爲憊頓書不及悉千萬自愛

與曾子山書

某啟比聞上下啜啜何故人不患無材患韜晦之爲難

況州縣之勢固已相遼郡若摧縣易於拉朽此不可不知也冬寒千萬自愛

與吳司録議王逢原姻事書

某啓仲冬嚴寒伏惟尊體動止萬福王令秀才近見文學才智行義皆高過人見留他來此修學雖貧不應舉為人亦通不至大段苦節過當他恐二舅不欲與作親久不得委曲不審尊意如何傳聞皆不可信也某目見其所為如此甚可愛也未拜見千萬乞保尊重

二

某啓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體動止萬福向曾上狀不審得達左右否王令秀才見在江陰聚學文學智識與其性行誠是豪傑之士或傳其所為過當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為大抵只是守節安貧耳近日人從之學者甚衆亦不至絶貧乏況其家口寡亦易為贍足雖然不應舉以某計之今應舉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窮更請斟酌此人但恐久遠非終困窮者也雖終困窮其畜

妻子當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舅有信來決知親事終如何幸一賜報也尚寒伏乞善保尊重

臨川文集卷七十四

臨川文集卷七十五　　宋　王安石　撰

書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閑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間閱足下之詩切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

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為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子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彚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禄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

也詩三百如栢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閒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

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刓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二

某頓首讀所辱書辭見足下之材浩乎沛然非某之所能及問諸邑人知足下之行學為君子而方不已者也惜乎某之行亟不得久留從足下以遊及求足下所稱滿君者而見之所示藁副輒留傳玩不審定復枉顧否不勝幸望也

三

某頓首逢原近已附書亦得所賜教殊感慰唯逢原見

教正得鄙心之所欲方欲請而已被旨還都遂得脫此亦可喜也但今玆所除復非不肖所宜居不免又干朝廷此更增不知者之毀然吾自計當如此豈能顧流俗之紛紛乎不久到真州冀逢原一來見就不知有暇否幸因書見報某止寓和州耳來真唯迎親老來視女弟既而歸和俟命也冬寒自愛

四

某頓首被命使江東按刑獄事明日遂行欲至揚州宿

留别乞一差遣切欲一見逢原幸枉駕見追只於丹陽奉候切勿以事為解也它須面陳此不詳悉切見過專奉遅切切

五

某頓首自别逢原一得書遂不知行李所在伏計已達曁陽今此介往幸喻動止之詳以慰思渴也居江陰果可以從否某之勢恐未能自脱於此矣臯礜日積而缺然無友朋之救此寤寐所以怵惕而不知所為者也逢

原不知可以遊番乎番亦多士可以優游卒歲試思之也人還一報餘自愛重

六

某頓首得手教承尚在江州思企何可勝言某昨到金陵忽忽遂歸番冬末須一到金陵不知逢原此行以何時到江陰今必與吳親同舟而濟但到金陵莫須求容舟以往否近制船難為謀自金陵至潤只一兩程到潤則求舫至江陰亦易矣某處此遂未有去理如孫少述

丁元珍曾子固尚以書見止不宜自求便安數溷朝廷它人復可望其見察者乎辠釁日積而不知所以自脫足下安以為我謀哉配兵不習水事甚善但計今之勢如此等事皆不可與論說不知足下意以為當如何施行幸試疏示更有所聞悉望見教所至幸望留意訪以所不逮也至冬末到金陵欲望逢原一至金陵見訪不知可否私心極有事欲面謁切試思之幸能一來為惠大矣

七

某頓首逢原足下方欲作書而得所賜書尤感慰唯逢原所以教我得鄙心所欲出者窮僻無交游所與議者皆不出流俗之人非逢原之教我尚安得聞此方力求所欲但未知何時得耳及冬春之交未得脫此冀相遇於江寧不審肯顧否承教許如此當可如約也但不諜潤居何也江陰豈不可留乎若在潤則相遇尤易耳配卒事須面叙乃悉餘更有所聞悉望見教今世既無朋

友相告戒之道而言亦未必可用大抵見教者欲使某
同乎俗合乎世耳非足下教我尚何望於他人切無所
惜也冬寒自愛

與劉元忠待制書

某啟久阻濶豈勝向往繼奉手誨勤勤懇懇尤荷眷念
承欲求宮觀方主上躬親庶政求才如不及之時人臣
雖有邪心安能有所軒輊謂宜黽勉以俟休命不須如
所喻也無緣面晤幸深思鄙言而已炎溽為時自愛

與沈道原舍人書

某啟辱手筆感慰又復冬至投老觸緒多感但日有東歸之思爾上聰明日隮然流俗險膚未有已時亦安能久自困若於此北山松柏聞修雅說已極茂長一兩日令俞遜往北山因欲漸治垣屋矣於道原欲略布所懐

二

某啟久不作書然思一相見極飢渴也近因歙州葉尸曹至此論及説文因更思索鳥獸草木之名頗為解釋

因悟孔子使人多識乃學者最後事也續當錄寄道原何以淹留如此若道原有除吾甥當能一過江相見諸欲面晤何可勝言此時四姐亦當可以一來相見矣未閒自愛

答黎檢正書 侁

某啟前得所示熟讀蓋自秦漢以來所謂能文者不過如此竊以為士之所尚者志志之所貴者道苟不合乎聖人則皆不足以為道唯天下之英材為可以與此故

欲以所聞告左右而嘗為尊叔父道之足下聞之而遂自悔以足下如此之才而復之不遠又能如此此何所不至如某者衰久矣徒知思而已尚何能有所補助乎辱書愧嘆以不即見為恨饗寒自愛

與丁元珍書

某頓首過廣曽欲作書遣人奉詗動止以有故亟歸是以雖作書而不果遣辱教承知屢賜問然不得也亦嘗附狀何為皆不至乎曹振佳士已為發令狀如此人雖

微元珍之教固不敢失況重以元珍之見喻乎前書已報左右恐不到故復以聞求郡固且止甚荷見教然某之所請不為無辭若執政不察直以為辠則某何敢解免如欲盡其辭而然後加之辠則某事固有本末非今日苟然欲避煩勞而求佚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故士有揆古人之所為以自守則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士之欲自守者又牽於末俗之勢不得事事如古則人之異論可悉弭乎要當擇其近於禮義而無大譴者

取之耳不審足下終將何以為僕謀哉秋冷自愛重之望冬間復到廣州兾或一邀從者為境上之會不審可求擻來否耳不宣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閤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

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幸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為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為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

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强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為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厝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閤下比奉書即蒙寵荅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閤下逮下之周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蓋為家者不為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

耳直相市於門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閤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為耳不得為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汴水又絶其經畫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薪芻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餞兵之驚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古人諭天下之兵以為猶人之血脉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答王伯虎書

辱書問以所疑如某者何足以語然聖人君子之行則嘗聞於先生長者矣蓋曰不辱巳不害人而巳不辱巳所以為有義不害人所以為有仁若夫操至治之成法責備於叔世以自絶與以仁施其身以及其親則皆聖人君子之所不為不知足下謂當如此否因出見過得復從容為左右道之

答段逢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

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輩行無纎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輩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輩固不然輩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禄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輩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罪之也宜足下深攻之

也於臯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輩之迹固然邪然輩為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輩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輩聞之輒瞿然輩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絶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

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輩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

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答姚闢書

姚君足下别足下三年於兹一旦犯大寒絶不測之江親屈來門出所為文書與謁并入若見貴者然始驚以

疑卒觀文書詞盛氣豪於理悖焉者希閒而論衆經有所開發私獨喜故舊之不予遺而朋友之足望也今冠衣而名進士者用萬千計蹈道者有焉蹈利者有焉蹈利者則否蹈道者則未免離章絶句解名釋數遽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安危治亂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世其於道也幾其去蹈利者則緬然矣觀足下固已幾於道

姑汲汲乎其可急於章句名數乎徐徐之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足下以爲何如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曽某之望乎豈欲享㕓人以壯者之食而强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

人誠甚貴有它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少耶君子不為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答史諷書

前日蒙訪及以易説一通且欲責某之一言以信之天下大非某智力之所能任也某於易嘗學之矣而未之有得故雖恱足下志意之高辭説之明而不敢斷其義之是非則何能推其義以信之天下雖然足下屬我良

重不可以無説盖學者君子之務本而教者聖人之餘事故學則求之教則應之有餘則應不足則求盖有餘而求之者有矣未有不足而能應者也盖見求而不應者矣未有不求而應之者也為足下計亦志於學而已學足乎已則不有知於上必有知於下不有傳於今必有傳於後不幸而不見知於上下而不傳於今又不傳於後古之人盖猶不憾也知我者其天乎此乃易所謂知命也命者非獨貴賤死生爾萬物之廢興皆命也孟

子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且足下求以誨人者也道無求而誨之者求人而誨之則喪道喪道以求傳道則孰取以為道足下其試思之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啟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候按圖而盡越絶之形勝不俟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夫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濟者其孰能

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某嘗患近世之文辭弗顧於理理弗顧於事以襞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語句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縟可愛求其根柢濟用則蔑如也某幸覩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

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起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尙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勲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壻也猶昌黎之李漢而韜略過之則韓李蔣邵之名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兹焉郡庠拘率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議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臨川文集卷七十五